

研究论文集

趙孟頫

ZHAO MENG FU YAN JIU LUN WEN JI



赵孟頫研究论文集

本社编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(沪) 新登字 112 号

赵孟頫研究论文集

编者：本 社

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衡山路 237 号 邮政编码：200031

上海群众印刷厂照排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7

1995 年 3 月第一版 1995 年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.001 - 1.500

书号：ISBN 7 - 80512 - 872 - 3/J·718

定价：40 元

目 录

元赵松雪之书画	洗玉清	1
元代文人画序说	何惠鉴	79
赵孟頫《百尺梧桐轩图》考及其他	谢稚柳	115
赵孟頫书画伪讹考辨	徐邦达	120
赵松雪画史地位的重估	徐复观	141
赵孟頫“古意”论之意义	张光福	153
赵孟頫及其艺术	刘龙庭	157
赵孟頫的“复古”和宋元画风的变异	高名潞	221
赵孟頫：书画本同	方 闻	243
赵孟頫及其《鹊华秋色图》散论	童书业	254
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	李铸晋	261
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卷》新考	丁羲元	378
《赵孟頫〈鹊华秋色图卷〉新考》辨证	赵志成	396
寻求新规范	卢辅圣	410
赵孟頫的仕途生涯	陈高华	425
赵孟頫的仕元心态及个性心理	余 辉	446
《赵孟頫系年》辨证	赵志成	465
赵孟頫《竹石幽兰图》卷及其相关问题	蔡星仪	496
赵孟頫《红衣西域僧(卷)》研究	洪再新	519
赵孟頫“题画诗”英译辨析	邵宏 严善錞	534

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	单国强	544
读赵孟頫《水村图》记	王克文	591
赵孟頫书法论	金鉴才	603
赵孟頫的绘画艺术与三教	任道斌	634
赵孟頫标举“贵有古意”和“学唐人” 对元画的形成有何作用	阮 璞	651
“近世”与“古意”	徐建融	677
赵孟頫“古意论”研究	陈传席	701
模古出新：从赵孟頫到“四王”	陈履生	720
赵孟頫书画伪讹考辨续编	徐邦达	737
《鹊华秋色图卷》再考	丁羲元	748
也谈《赵氏三世人马图》卷	张子宁	767
赵孟頫书法艺术简论	王连起	777
具眼之识——从董其昌看赵孟頫	邵 琦	807
赵孟頫研究论著索引		846
后记		

元赵松雪之书画

冼玉清

一 松雪事略

(甲) 履 历

赵孟頫字子昂，扁燕寝曰松雪斋，因号松雪道人；建鸥波亭为游息之所，又号鸥波翁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。五世祖秀安僖王生孝宗及崇献清王伯圭；伯圭，孟頫四世祖孝宗弟也。赐第湖州为湖州人。曾祖师垂，祖希永，父与峕号中父；故宋正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。入元以孟頫推恩三代改赠集贤大学士追封魏国公，母李，生母丘，并封魏国夫人。^①孟頫兄弟八人：曰孟頔，孟頵，孟頥，孟頫，孟頵，孟頶，孟頷，孟頸。姐妹十四人：曰孟巽，孟鼎，

孟兑,孟归,孟艮,孟家,孟比,孟益,孟萃,孟渐,孟豫,孟遇,孟过,孟既。②

(乙) 生 平

孟頫生宋理宗宝祐二年甲寅。少聪颖,读书一目五行下。师事杜南谷真人。③年十一丁父艰。十四以父荫补官,试中吏部铨法。调真州司户参事。年十七冬,邠州军士刘平之戍枣阳,与其妻胡俱度宿车下。平之为虎所得,妻起追及之,杀虎脱其夫。孟頫乃为感激慷慨作烈妇行,一时传诵。④

宋恭帝德祐二年丙子即元世祖至元十三年(1276),宋亡。时孟頫年廿三岁;湛涪乡社之间。丘太夫人语之曰:“天下既定,朝廷必偃武修文,汝非多读书何以自异齐民?”孟頫益加讲贯,从里中老儒敖继公质正,数岁大进。尚书夹谷奇之,以翰林编修荐,不就。

元世祖至元十六年,孟頫二十六岁。治《尚书》作《古今文集注》,历十八年成书。

二十七岁改葬考与国豈公于城南东盖山之原,从湖州乌程县澄静乡聶村徙葬也。

至元廿三年,孟頫三十三岁。程钜夫奉诏搜采遗逸,于江南得孟頫,以之入都。才气英迈,神彩焕发如神仙人。⑤世祖顾之喜,使坐右丞叶李上。御史中丞奏孟頫宋宗室,不宜侍左右。程钜夫曰:“立言无方,乃陛下之盛德,此言将陷臣于不忠。”帝曰:“彼何知?”命左右宣敕逐之。⑥

至元廿四年,孟頫三十四岁。授兵部郎中。至元钞停

滞不行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，责行省慢令之罪。事讫北还。孟頫进朝行御墙外，道狭马蹶堕于河。桑哥言于世祖，帝命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。闻其贫，赐钞五十錠。

至元廿六年，孟頫三十六岁，归娶管夫人仲姬于吴兴。岁暮以事携管至杭州，复偕赴阙。时管年二十八岁。初吴兴管公直夫以倜傥任侠闻乡里。仲姬生而聪明过人，公甚奇之，必欲得佳婿。孟頫与公同里，公又奇之以为必贵，故以仲姬归之。^⑦

三十七岁拜集贤直学士。宋故臣留梦炎降。世祖用为礼部。一日上问孟頫：“梦炎与叶李优劣？”頫曰：“梦炎臣之父执；其人厚重笃于自信，好谋而能断，有大臣器，叶李读书，臣皆读之，叶李所知所能，臣皆知之能之。”帝曰：“卿以梦炎贤于李耶？梦炎在宋为状元，位至宰相，贾似道误国罔上，梦炎乃依阿取容。叶本布衣伏阙上书请斩似道，是李贤于梦炎明矣。卿以梦炎父执不敢斥言，请作诗讽之。”頫赋诗曰：“状元曾受国家恩，国困臣强不尽言，往事已非那可说！且将忠直报皇元。”帝称赏。

是年权臣桑哥伏诛，朝臣多罢去。贺胜请简辅相，帝属意孟頫，令出入宫门无禁。又自谓老年聪明不逮，大臣奏事，卿必出入与俱。其欺罔者，卿为我言之。頫谢不敏。自念在上侧必遭忌，力请补外。

至元二十九年壬辰，孟頫三十九岁。春正月离京师，出知济南路总管兼署府事。暂还吴兴，赋诗云：“五年京国误

蒙恩，乍到江南似梦魂。云影时移半山黑，水痕新涨一溪浑。宦途久有曼容志，婚嫁终寻尚子言。政为疏慵无补报，非关高直慕丘园。”“多病相如已倦游，思归张翰况逢秋？鲈鱼莼菜供无恙，鸿雁稻粮非所求。空有丹心依魏阙，又携十口过齐州。闲身却羡沙头鹭，飞去飞来百自由。”

府事多暇，肆力文字，尤好司马长卿班叔皮扬子云潘安仁之文。曾书四君辞赋七篇示子雍。与戴表元诗简唱和甚乐。戴有寄子昂诗云：“溪上轻云去若飞，花间密石静相依。迟行但爱欵段马，杂坐谁嗔短后衣？江海于人元不薄，风流如此欲安归？集贤学士吾兄弟，近日音书亦较稀。”⑧又云：“济南官府最风流，闻是山东第一州。户版自多无讼狱，儒冠相应有宾游。秋风鱼酒黄梁市，夜月笙歌画舫舟。行乐使君消息俊，一篇肯寄剡溪头？”⑨

留济南四年，有诗云：“自笑平生少宦情！龙钟四十二专城。青山历历空怀古，流水泠泠尽著名。官府簿书何日了！田园归计有时成。道逢黄发惊相问，只恐斯人是伏生。”无何，济南佥廉司事哈刺孙素苛虐，与孟頫不相能。以事中伤之。孟頫郁郁不自聊，会修《世祖实录》，召还乃解。

成宗元贞元年乙未，孟頫四十二岁，以修《世祖实录》，偕管夫人入都。

成宗大德元年丁酉，孟頫年四十四岁。《尚书集注》成，作《先侍郎阡》表及书阡《表稿》。

大德二年，四十五岁，除汾州知州。正月八日自画半身小像，自题云：“致君泽物已无由。梦想田园晋水头。老子

难同韩子传，齐人终胜楚人咻。濯纓久判从渔父，率带宁堪见督邮？准拟新年弃官去，百无聊赖似沙鸥！”^⑩

四十六岁，迁江浙儒学提举。

大德九年五十二岁，兄孟頫于五月廿三日卒，年五十五。頫为作墓志铭。

武宗至大元年五十五岁，迁泰州尹。

五十六岁元旦，喜晴，作诗云：“公庭拜罢笑声闻，晓色瞳瞳射锦茵。元日不阴占乐岁，太平有象兆新春。不知何地来银甕。复报诸方致白紵。四海治安封禅举，岱宗久已望东巡。”^⑪

五十七岁，奉敕撰御《集百本经叙》。偕管夫人入京。

仁宗皇庆元年，五十九岁。擢集贤侍读学士，管夫人封吴兴郡夫人，追封两代。仁宗字而不名。语近臣曰：“文人世所难得：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；朕有子昂，与古人何异。时有撰述，辄传旨属笔。与近臣论孟頫有不能及者数事：苗裔一也，姿表二也，博学三也，操履纯正四也，文辞古雅五也。书画绝伦六也，旁通释老书七也。他日赐钞五百锭，恐中书留难，以普度别贮赐之。虑其畏寒，敕内府赐银鼠翻披。孟頫作老态一首见意云：“老态年来日日添，黑花飞眼雪生髯。扶衰每藉齐眉杖，食肉先寻剔齿簪。右臂挛拘巾不裹，中肠惨戚泪常淹。移床独就南荣坐，畏冷思亲爱日檐。”仁宗眷孟頫方隆，谗者言孟頫乃宋太祖子孙，上初若不闻；已而游词不已。乃厉声而视之曰：“汝言赵子昂宋子孙，岂谓家世不如汝耶？”始惶惧退出。又谓“国史载

兵谋战策，不宜使孟頫与闻。”帝曰：“子昂先世所简拔；朕以其老，隆以礼貌，使司著作，汝辈胡为嘐嘐。不惩一二人，无以戒。”言者乃息。^⑫

管夫人以位高必危，乃作《渔父词》四首以相讽。孟頫和作云：“侬在东吴震泽州，烟波日日钓鱼舟。山似翠，酒如油，醉眼看山百自由。”“渺渺烟波一叶舟，西风木落五湖秋。盟鸥鹭，傲王侯。管甚鲈鱼不上钩。”又跋云：“吴兴郡夫人不学诗而能诗，不学画而能画。得于天者然也。此《渔父词》皆相劝以归之意，无贪荣苟进之心。其与‘老妻强颜道，双鬓未全斑。何若行吟泽畔？不近长安？’者相去异矣。”（按：此跋书于皇庆二年十二月十八日。即作词之明年，时孟頫六十岁。）

是年五月十三，孟頫请假归里为先人立碑。八月六日奉制书告吴兴郡公墓下。郡官亲党毕集。十二月立石墓侧纪其事。管夫人亦因管氏无丈夫子为继，乃就旧居作管公楼孝思道院。使道士奉父母祭祀。创楼三间祀管公及配周夫人。孟頫又买腴田三十亩以供祭祀，且足其食。^⑬

仁宗延祐元年，孟頫六十一岁。使召进京迁集贤学士资德大夫，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。是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彰德朱长孺道邦人意求书晋嵇侍中之庙六字。孟頫敬其忠节，不辞而书之。运笔如飞，如有神助。是夜京口石民瞻馆中书室中，梦一丈夫晋人衣冠蓬首玄衣，流血被面，谓民瞻曰：“我嵇侍中也。今日赵子昂为余书庙额，故来谢之。”民瞻既觉犹汗流，亦异事也。

延祐四年，六十四岁。拜翰林学士承旨，管氏封魏国夫人。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起家。后钜夫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，頫代之。先往拜钜夫然后入院，人称衣冠盛事。

延祐五年，六十五岁。大学士邦宁进呈《农桑图》；上披览再三，问作诗者何人。对曰：赵孟頫。上嘉赏久之，赐文绮一段，绢一段。

提举杨叔谦为孟頫画像，乌纱朱衣，束带执笏，神彩清腴。是年管夫人脚气病发，上遣太医络绎诊治。

延祐六年，己未孟頫六十六岁。管夫人病剧增。得旨回家。四月十五发大都。五月十日至临清，薨于舟中，年五十八。孟頫与子雍护柩还吴兴葬德清县东衡山之原。孟頫伉俪极笃，谓“夫人天姿开朗，德言容工，靡一不备。辞章翰墨，不学而能。处家事内外整然。岁时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斋明盛服，躬附其严。夫族有失身于人者必赎出之。遇人有不足必周给之无所吝。至于待宾客应世事无不中礼。”^⑭故夫人之薨，孟頫极恻；为书《度人经》以资冥福，又与中峰和尚十一书，言悼亡之戚及修荐之事。时孟頫惨怛无聊，又患疮痍。刘翔斋孙希孟能琴，欲访孟頫观松雪斋琴，袁桷为诗寄孟頫曰：“雨雪戒修涂，冉冉岁云暮。维舟望乡国，烟树渺无度。永怀松雪翁，买田成隐趣。斋中六尺琴，清彻仙掌露。虚声合空洞，天籁生声磬。勿为离鸾吟，眉寿以保鲁。”末句慰其悼亡也。^⑮

至于孟頫夫妇之谊，不以存亡易心。在函札中屡屡见。孟頫致丈人管公书云：“一节不得来书，与二姐（即仲姬）在

此悬思而已。”又复中峰和尚书云：“外蒙海以法语，尤见爱念。即与老妻同看，惟有顶礼而已。”

管夫人薨后，孟頫于进之帖及中峰书中，备叙情苦，录出如下：

(1)与进之提举帖云：“去家八年，得旨暂还。何图酷祸，夫人奄逝！触热长途，护柩南归。哀痛之极，几欲无生！忧患之余，两目暗昏，寻丈间不辨人物。足胫瘦瘁，行步艰难，亦非久于人世者……甚望吾友一来，以叙情苦。”

(2)致中峰书云：“得旨暂还，何图病妻道卒。哀痛之极，不如无生！酷暑长途。三千里护柩南归，与死为邻。年过耳顺，遭此荼毒！惟吾信慈悲，必当哀悯。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，不胜感激。但老妻无恙时，曾有普度之愿，吾师亦已允许。孟頫欲因此缘事，以资超度。不审尊意以为何如？”

(3)复中峰书云：“自老妻之亡，伤悼痛切，如在醉梦。当时诸幻未离，理自应尔。虽畴昔蒙师教诲，到此亦打不过。盖平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。一旦哭之，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！哀痛之极，如何可言？”

(4)复中峰书：“卅年陈迹，宛若梦幻。此理昭然，夫复何言？但幻心未灭，随灭随起，有不能自己者。此则钝根所障，亦冀以渐消散耳。”

(5)复中峰书：“感激慈念，不觉流泪。盖孟頫与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缘，今世遂成三十年夫妇。又不知因缘如何差别，遂先弃而去，一使孟頫栖栖然无所依！今既将半载，痛犹未定。所以拳拳欲得师父一临，以慰存歿之心耳！

……一则事绪纷忙，二则气力难办。”

(6)复中峰书：“孟頫自先妻云亡，凡事罔知所措。幸得雍子种种用力，稍慰焦烦。但衰年无绪，终是苦恼。……择九月初四安厝，初一起灵。欲屈尊者为先妻起灵掩土。亦想师父寻常爱念之笃，懃懃授记。先妻于师父所言所惠字所付话头，未尝顷刻忘。今日至此，实是可怜！师父无奈何只得特为力疾出山。庶见三生结集，非一时偶然会合之薄缘耳。……若蒙以他故见拒，则是师父于亡妻不复有慈悲之念，而有生死之异也。孟頫复何言哉？临纸不胜哀痛，涕泣徯望之至。”

(7)上中峰书：“五月十日，老妻忌辰。一如前议，命千江庵主主持了。普渡一事，只作一昼夜：日诵法华，夜施十灯十斛，兼三时宣礼，敢乞慈悲就山中默加观想，庶使无情有情及亡者俱获超度。孟頫拜德，岂有已哉？”

(8)与中峰书：“先妻无恙时，曾有普度之愿。满拟和尚一到东衡，为了此缘。”

观上诸函，可知孟頫夫妇之恩谊矣。

是年冬仁宗召入朝，以疾不果行。

英宗至治元年，孟頫六十八岁。召即其家书《孝经》，又赐尊酒及衣二袭。上章乞致仁，不报。

至治二年，孟頫六十九岁。春，英宗遣使存问。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。病剧将终，犹援简濡毫如常时，有顷翛然而逝。是年九月葬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之阳。管夫人附焉。有子三人，曰亮曰雍曰奕。雍字仲穆，儒雅有父风。女六

人。同年进士宁国路推官扬载为作行状。

(丙) 状貌情性

孟頫肌肤细润，常服止软绫绢，遇絺葛则擦伤，^{①⑥}丰神潇洒，似神仙中人，陆季生题其画像云：“天人风度故王孙，不见珠明玉润温。想得松窗看镜影，月斜清誉莹无痕。”袁桷题其像云：“审中声以比磬筩之音，证坠简以启载藉之蕴。承明三入而不居，江海一麾而无愠。遗世而深忧，尽言而寡尤。瑰玮万物，金石横流。敷文太微，庆云瑞芝。超然岩壑，寄于翰墨者，吾犹以为杜德机也。”

言其情性，则和平简易，嗜好冲淡，不骄不奢。虽后贵亦无矜色。客求文字，与之周旋终日，虽极劳惫，未尝拒人。然诚实率直，人有过必而致讽谏无隐，直而不讦，人亦易从，对政事则謇謇陈言，切中时弊，尤不肯周旋佞臣。吴徵谓其“丰度类李太白，资质类张敬夫，学养均到”云。

孟頫夫妇佞佛，一生笃信中峰和尚，至建玄真观于玲珑山以居之。阮元云：“孟頫称中峰曰吾师，魏国称曰本师，仲穆称曰师傅。词意皆极诚恳。不知何以一家皆佞此僧？若就孟頫所书《中峰净土词》观之，皆游脚口头禅，无大智慧也。”魏国札云：“归心切切，度日如年。”此书在戊午十月十一。（孟頫六十五岁，夫人五十七岁）仲穆书则因五月魏国薨于临清，七月到家后谢中峰遣奠之礼也。”^{①⑦}

(丁) 经 济

(1)议赃律：世祖至元廿三年（孟頫年三十二）诏集百官于刑部议赃律，以至元钞二百贯为满论死罪。孟頫曰：“始

造钞时，虚实相权。今去中统二十七年，轻重相去至数十倍。故改中统为至元，异日至元必复如中统。计钞抵法，疑于太重。古者以米绢论赃，谓之二实，最为适中，况钞乃宋所创造，施于边郡。今习用之，以此断人死命，恐非良法。”刑部杨郎中以頰年少初自南文来，讥国法不便。责之曰：“今朝廷行至元钞，故犯法者以是计贓论罪。汝以为非，岂欲沮格至元钞耶？”孟頰曰：“法者人死所系。议有轻重，则人不得其死矣。頰奉诏与议，不得不言。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，谓至元钞终无虚时，岂有无理？公不揆事理，欲以势相凌，可乎？”杨默然。议罢出谢曰：“吾失在不学，思公之言是也。”

(2)辩笞刑：至元廿四年，孟頰三十四岁，桑哥为丞相，钟初鸣则坐尚书省治事，六官后至者笞之。孟頰偶后至，断事官遽引之就笞。頰入诉于右丞叶李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所以养其廉耻；今笞郎中，是辱朝廷也。”桑哥亟慰之使出。自是所笞惟曹吏以下。

(3)免钱粮：至元廿七年，孟頰三十七岁。是岁地大震，北京尤甚。陷黑沙，水涌出，人死数十万。诏问集贤翰林两院致灾之由，戒毋令桑哥知之。两院畏桑哥不敢言。先是桑哥遣忻都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；已征入者数百万，未征者数千万，民不聊生；逃山林者发兵捕之，自杀者相属，孟頰与阿浑撒里善，劝令奏帝大赦天下，蠲除租税，天变可弭。帝从之，草诏已具，桑哥怒谓必非帝意。頰曰：“凡钱粮未征者，其人死亡殆尽，何所从取。非及时免除之，他日言事者

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，岂不为丞相深累耶？”桑哥悟，诏下，民乃苏。

(4)参权贵：免钱粮诏下后，帝与孟頫言宋宰相留梦炎依阿贾似道之罪。孟頫退谓奉御撒里曰：“帝论贾似道误国，责留梦炎不言，今桑哥罪甚于似道，而我辈不言。他日何以辞其责。我疏远之臣，言必不听。公为上所亲任，又读书多义理，能为天下驱残贼，真仁者之事也。”既而撒里至帝前数桑哥罪，帝怒命卫士批其颊。血涌口鼻仆于地上。少间复呼而问之，执奏如初。时大臣亦有继言者，帝大悟，按罪诛桑哥。后撒里与孟頫及此事，曰：“使我有万世名，君之力也。”

(5)平冤狱：至元廿九年，孟頫三十九岁。署济南府事时，有元掀儿役盐场畏苦遁去。其父求得他人尸，诬告同役者杀掀儿。既诬服，頫疑其冤，留弗决。越月掀儿归，人称其神明。

(6)振儒风：孟頫署济南，夜出逻，闻有读书之声，使人私削其柱为识，明日馈酒为劳。得一能文之士必加奖异，自教以文法。于是郡中儒风以盛。^⑮

(戊) 学 艺

(1)经：孟頫治《尚书》，分今古文作《集注》。历十八年书成。自谓是书之作，知之者寡，而不知者众也。

(2)乐：孟頫知音律幽眇，作《琴原律略》。戴表元书其后曰：“赵子昂好音，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。知之而靡不能也。为之而示于人，人习于今之音也，骇而避之；又相聚